

这本书，是一份礼物。给爱着的你们。
爱也是礼物，献给所有愤愤不平的青春。



礼物

The Gift

惠子 著

古吴轩出版社
GUWUXUN PUBLISHING HOUSE

愿惠子一切都好，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

——许巍

《礼物》其实与爱恨情愁无关，我觉得，它最贵重之处，在于刺痛了凡灵们挥之不去的“执著”与“轮回”尤其是最虚无却最善伪装的“情”，它是那么遥远，却又那么绚烂，诱使人迷离本性，堕入自我的“地狱界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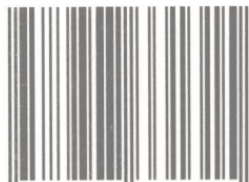
我希望收到这《礼物》的人，你能不悲不喜地打开，发现是一面破碎之镜，你看见了“自己”，清清楚楚，却是碎的，假的，然后你把这破镜彻底“丢弃”，想飞去飞，想爱去爱，离自由，近一点。

——顾小白

看了惠子的《礼物》之后，我发现想要把她的文字归类描述太难，想要随便写几句评语很不容易。会有很多不合适。所以我只能说：这是份不错的“礼物”，我希望除了惠子的忠实听众，别人也来读读这些有趣的故事，看看这位才女都说了些什么……

——叶兆言

ISBN 978-7-80733-131-5



9 787807 331315 >

定价：20.00元

礼物

The Gift



惠子 著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礼物 / 惠子著. — 苏州: 古吴轩出版社, 2007.4

ISBN 978-7-80733-131-5

I. 礼… II. 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44071号

责任编辑: 长 岛

装帧设计: 木 心

责任校对: 谢竹艳

责任印刷: 蒋家宏

书 名: 礼物

著 者: 惠子
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

Http://www.srbs.net/gwx

电话: 0512-65232286

邮编: 215006

E-mail: gwxbs@126.com

传真: 0512-65220750

印 刷: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889 X 1194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20千字

版 次: 2007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33-131-5

定 价: 2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序：这个忧伤的年轻人

文/赵赵

2003年春天，在深圳接到惠子的电话采访，她很认真，认真得让我感觉到神经质。后来发现是真的，她为了采访王朔刘恒，不顾推托，在他们住的酒店走廊坐等了一夜，可以想象那两位清晨起来看到她的惊愕。一般人就放弃了，她不，顽强坚持，采访完就进了医院——这种顽强会吓坏人的惠子同学。

后来她把采访刻成盘寄给我，两张，非常细心。

她来北京，笑咪咪的。上来就喝白酒，没多少就倒下，陪她来的人将她打横塞进出租车，我看得很紧张。她总似有满腹心事，是个笑咪咪的忧伤的年轻人。

在南京，某个类似上海新天地的酒吧集中地，路边有人叫她“老大”，她马上冲过去说：“不要这样叫，我的老大在这儿呢。”我听了很窘，赶紧弹开。她在听众里还真是很有地位，那人被她凶过之后，马上就乖乖住嘴了。她凶完人回来，还是笑咪咪的样子。送我们大包的特产，一早来酒店等，跟着车到机场，一直送到不能再送，那种贴心，令人感动。

这样喜欢人就对人掏心掏肺地好的惠子，从西安过境北京，又带了西安特产给我们。她是来北京听许巍的演唱会，我们的座位并不在一起，但出场后，却看见她被人围住采访，雪白的灯打在她脸上，一片雪白。与她一起的人说，从演出开始，她就一直哭一直哭，哭得实在需要被采访……这个忧伤的年轻人。

作为一个主持读书节目的DJ，她当然也爱着写作，爱亦舒。只要亦舒出了新书，她一定要买给我，不管我其实已经不再喜欢读亦舒。她沉浸在一些岁月里，偏执地热爱着。

看到这十几万字，很感慨。每个忧伤的年轻人，都有忧伤的过往。《礼物》，果然有点另类的怪人怪事，有点日范儿的小女孩的感情。通过写作来剖析和过滤自己，在忧伤中成长，让忧伤成为过往。惠子同学，要加油啊。

引子

“写小说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”。

在尝试写了四五个始终不满意的小说开头之后，张文殊终于决定用这句话作为自己小说的开场白。然后又倒回去，把那个“很”字换成了“挺”。她觉得“挺”的程度要比“很”稍微轻一点，甚至还有点谦虚的味道，虽然内心已经意识到写小说这件事真的很难，但她琢磨了一下：若是小说真的出版，第一句话就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心态，多少有点不妥。“挺”嘛，程度就没那么狠毒了，只是一般般难而已。

写完这句开场白之后，张文殊又陷入了混沌状态，打了一个哈欠。房间里灯光很暗，只有床头书桌上的一盏小灯亮着。这个时候她隐约听到房间里有什么动静，非常轻，不仔细留意听的话几乎辨别不出来，应该是从地板的哪个角落传来的，她条件反射地左右环顾了一下自己目光所及范围内的地面，没有发现什么，随即张文殊站起身拉亮了头顶的大灯。那是一盏普通的40瓦螺口灯泡，灯罩是藤草编织的，可以左右前后来回拉动。张文殊拉过

灯罩，开始往房间的各个角落照过去。

这时候她发现在电视架和小方桌的中间空档处，地板上躺着一只翻起肚子的蟑螂。

这种小昆虫可以算是张文殊的天敌。她看到蟑螂的第一个反应一般是尖叫，续而逃走。三年前张文殊在一次整理衣柜，收拾换季衣服的时候，一只蟑螂从衣柜里蹦出来，轻巧地借用了她的手背做了一下跳板，张文殊吓得几乎昏厥过去。那次她差不多将整瓶驱虫剂喷在了卧室里，晚上睡觉时用被子将头和脚裹得密不透风，可是还总是似有似无地感觉到床周围有什么动静。那个晚上，她终于还是搬到另一个房间，在地上铺了两层毯子勉强对付过夜。几天之后，钟点工来打扫房间，在靠近阳台的角落里发现了两只蟑螂的尸体，张文殊这才搬回了卧室。她坚信其中一只就是爬过她手臂的那个小强。

不过这次张文殊并没有尖叫，她是一个拥有强大心理暗示的人。简单地说，因为害怕蟑螂，所以听到房间里有任何一点微弱的动静，她就会认为那一定是蟑螂。所以当这个判断得到证实的时候，张文殊已经顺利度过了想要尖叫的心理阶段，况且那是一只已经翻起了肚子的蟑螂。张文殊的处理方法是：拿起一张报纸，先花五秒钟的时间翻阅一下报纸的大标题，看看是否有自己需要的内容，确定无误后，再轻轻地将奄奄一息的蟑螂用报纸盖起来，然后照着蟑螂的方位踩下去，力量不是很大，但还是听见细微的碎裂声。张文殊挪开脚尖，重重吐出一口气，然后关掉大灯。至于蟑螂的尸体残骸，当然是等明天由黄大娟来收拾了。

张文殊长期服用一些帮助睡眠的药物，当处理完蟑螂事件之后，药劲儿已经缓缓上来了。在失去知觉前，她想到的最后一句话是：蟑螂的再次出现，标志着一个闷热冗长的夏天即将开始。自己的小说也许可以用这句话作为开场。

想得太狠了/于是/想不起你的脸了
做错太多了/那么/错过你也不怕了
寂寞太冷了/捂住眼/泪就不流了
失眠太久了/想知道/星星是什么颜色
如果你肯告诉我/我就告诉你/某人就是你

——摘自2005年9月23日张文殊的《写给某人》

1. “小名人”的心理疾病就是无人乱搞

其实我心里很明白，张文殊扛不了多长时间了。

“对于一个二十五岁，有过几任前男友的都市女性来说，两年没有和任何男人有过身体上的接触，连拥抱接吻都没有，抛开她的工作压力、社会压力和神经上的天生敏感，光是身体本身的抵抗，就足够她患上抑郁症了。”

以上这一段话，是张文殊的心理医生说的。我不知道这个不

到三十岁的年轻女医生的话是否有什么很确切的科学依据。但张文殊从病房里出来，确实是这么复述给我听的。

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张文殊看“崩溃”了脑科医院三个以上的资深心理导师。最后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专家，将她推荐给这个年轻的女医生，理由是她们都是年轻女性，也许会更有共同语言。张文殊一百个不情愿，带着一副挑战的“为我独尊”的表情抱着胳膊进了女医生的办公室。我在心里觉得奇怪极了：人怎么会对一个自己根本不信任的医生说真心话呢？

我在医院的走廊里等足一个小时，然后看到张文殊皱着眉头走出来。她目光有点涣散地看着我说：她给我两条路。第一，辞掉我这份工作，找一个朝九晚五的正常职业。二，赶紧找人结婚，不结婚也行，起码谈正常的恋爱。

我看着一脸迷茫的张文殊：你一定对医生说，你两点都做不到。

不。张文殊摇摇手。我说，请问一下，你所谓的正常是什么？

摇手也是张文殊的标志之一。我观察过很多人，如果在谈话过程中想要否定什么，一般的举动是摇头。而张文殊不，她似乎很少用头来表示认可或拒绝。大部分的情况下，她会伸出自己的右手，来回摆动两下表示不赞同。

她的手长得非常好看，是我见过所有的真人里最好看的，不算很瘦，有肉感，但是指头是从粗到细，莲藕节一般，手指关节处有很明显的肉涡。忘记是从哪里看到的，这种手叫做菩萨手，是有福气的象征。而且她的手好像完全晒不黑一样。有一年她去海南去度假，回来的时候皮肤晒成女版古天乐，唯独那双手，好像带了手套一般，依然白皙修长。

张文殊也知道自己的优势。她每周固定去专业的美甲师那里做保养和护理。指甲的长度永远控制得很好，既不影响敲键盘，又不会光秃秃的影响美观。她从来不上有色的指甲油，只做打蜡，用昂贵的透明营养油，还有护手霜，我陪她去买的，一小瓶要两百块钱左右。真是倒吸一口冷气啊，不过是护手霜而已啊，超市十五块钱一瓶的蛇油护手霜，我可以用两个冬天。

虽然心里有点怀疑她的这种烧钱行为，但是表面上我丝毫不动声色。张文殊是个对钱完全没有概念的女人，如果她看中什么，遭到别人的制止，就会搬出句一成不变的话：我这么辛苦的工作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我难道都不能花自己的钱对自己好一点么？我讨好我自己碍谁的事了？

听上去是有道理的，而且说得楚楚动人，甚至是有些低三下四的。其实她就是需要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大手大脚地花下去。

· 你想什么呢？张文殊看我有些发呆。

啊，没什么。我一看见你摆手就走神。真不公平，手长得那么好看。

她咯咯笑起来。随即伸出右手自我欣赏了几秒钟，脸上的表情很陶醉，完全看不出是刚刚从心理医生的房间里走出来的人。

那女医生怎么回答你？

她说正常的恋爱啊，就是吃饭啊逛街啊看看电影啊，谈情说爱呀，你难道没试过？我就回答她，吃饭啊逛街啊看看电影啊，都可以一个人做啊，也可以和很多人一起做啊。而且我觉得你说的好像是简单的吃喝玩乐，和谈情说爱有什么关系呢？

我大笑：到底谁是医生，到底是谁给谁在看病？

张文殊也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摊摊手：没办法，靠说话吃饭的人，习惯人家说什么都反驳两句。但是你不觉得她说的“正常

的恋爱”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，很可笑么？谁能划分和判断什么是正常的恋爱，什么是非正常的恋爱？

最后一定是你把那个女医生说抑郁了吧？我问。

她想了想，又摆摆手，对我说了那段关于拥抱接吻的话，说完之后她做了一个总结：我怎么觉得这个女医生说白了就是劝我赶紧去找一个性伙伴，解决一下生理问题，好像我现在所有的精神毛病都是因为我没有性而导致的。你说，这不是劝人乱搞么？

人家是劝你和人多交往，多约会异性，不要总是关在房间里一个人待着。谈恋爱就非要那什么么？

张文殊瞪大眼睛，好像听到外星人要进攻地球一样：你在说什么啊？谈恋爱没有身体的亲密接触那叫谈恋爱么？什么年代了，还玩柏拉图？

呦，说得跟什么似的，您老人家这大半年原来不是在玩柏拉图啊？我更加不屑了。

这句话点到张文殊的穴位上了。她立马没了兴致：谁说不是呢？

走出医院大门，张文殊在人来车往的马路上，突然狠呆呆地冒出一句话：好，我要找人乱搞一下，全当治病了。

我迎着风看她：你是说要搞定于晓羽么？

文殊回头，冲我做一个鬼脸：要不说你是我徒弟呢？真知道师傅的心。

你别啊……千万别啊……

我劝她。虽然她听上去是在夸我，但是我真的有点急了：兔子不吃什么草来着？

靠，有草吃就不错了。难道你要让兔子饿死吗？

您就不能跑两步？林子里的草多着呢，走远一点啃不成么？

张文殊满脸疲倦：我累，跑不动了。

我叫杨林，女，大学刚毕业，进入失业状态，我和张文殊以及黄大娟合租两室一厅的单元房。

关于我自己的介绍，好像能想到的就是这么多。

关于我们三个人的关系，是这样的：四年前我和黄大娟都是张文殊的听众，也不大记得后来到底是怎么混熟了，反正最开始是吃喝玩乐，在张文殊的带领下到处疯，然后糊里糊涂毕业，考了一年研究生未遂，现在貌似每天在找工作。打住，我怎么又说到自己身上来了。

还是来说说和我一起住的这两个女人。

张文殊算是这座城市里不大不小的一个名人。不大不小的意思就是，在某种范围内。她是一个电台主持人，每次搞什么见面会之类的活动，还真是有不少崇拜者尾随要签名合影之类，隔三差五地会收到FANS送的小礼物，但基本上走在街头上，是不大容易被人认出来的，偶尔在饭店有人听见我们关于她节目的对白，也会上前来表示景仰。就是这样。

四年以前我大一。所有上过大学的人大半都会有类似经历，晚上熄灯之后会拿着收音机听一会儿。“每一个上过大学的孩子都有电台DJ的情结，”当年我给张文殊写信的时候曾经这么说过。听说现在的大学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，宿舍里有电视、DVD、笔记本电脑都不算什么新鲜事了，但是关键问题是，十一点整，学校强制拉电闸，不管你多么高科技的东西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而收音机就不同，听着听着睡着了，早上起来居然依然还有电。谁的大学生活没有靠这个小匣子打发过无聊时光呢？

第一次听到张文殊的节目，就是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失眠夜，无意调台的时候听到一个有气无力仿佛没吃饱饭的女生在说：我的名字文殊，文章的文，特殊的殊。虽然我是一个爱写字的人，

但是这个名字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能写出多么特殊的文章，只是因为母亲信佛。佛教里有一个叫做文殊的菩萨，他的道场就在有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，传说文殊菩萨是掌管智慧的神，我想我的母亲是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吧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来越觉得，她是错的。其实一个女孩子真的不需要太聪明，那样她的人生也许会布满荆棘，反而是头脑简单一点，更容易获得幸福……

现在想起来，这话多少是有一点点矫情的，但是当时，我真的是被吸引住了。而且她的声音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字正腔圆的播音员，好像是悬浮在半空中，大夜里的听上去，甚至是有冷感的。我听过很多电台，虽然看不见主持人，但是你能听出来他们似乎是在微笑着说话的。文殊不是，你很容易能从她的话语中感觉到她的面无表情，这更加让人多了一丝好奇。

后来睡不着的晚上，我基本就锁定了这个频道，这个叫做文殊的主持人和她的节目《电台情歌》，有的时候也会刻意熬到夜里收听。因为听到她说喜欢收到听众的信，而且总是在大堆的听众来信当中，先看落款是大学的，然后是字迹工整的。

我的第一封信就被她挑中，在节目里读，那是个周末，二十岁以来第一次在电台听到有人读自己写的话。我首先表示了一下对她和她节目的喜爱，尤其赞美了一下她的声音：真的很奇怪啊，我觉得你的声音真是温柔，但是你说起话来给人的感觉却是冷冰冰的，还有我喜欢听你说起爱情，听你讲爱情，比爱情本身更让人印象深刻。

念到这里文殊在话筒前轻轻地笑了，大概是觉得我这个比喻多少有点拍马屁的嫌疑。我于是也在收音机外轻轻笑了起来。

总的说起来，张文殊对我的生活还是起了一定影响的。她经常会在节目里说到自己看过的书，喜欢的电影，都是她自己一

些直观的感受，比那些网上摘录下来的影评书评有趣多了，我觉得无论这个主持人是不是如传说中的博学多才，至少她好像很用功，这实在值得佩服。而且，她推荐的内容，还真是有不少很不错的东西。后来她的个人网站需要一些人帮她管理打点，我就在网上给她留言，说希望能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位置，说是管理打点，其实就是BBS里的一个板斧之类的小角色，但那时候，还真是狠狠开心了一阵子。当她答应了我的要求之后，一段时间里，我甚至逃课丢下书本去上网，在网上和一群她的听众FANS打闹聊天。四年之后回想起来，除了对自己当时的热情感到不可思议之外，也逐渐不大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会那么极端地迷恋一样东西，甚至是虚无的，比如说，一档电台节目和主持人。

后来我也问过文殊这个问题，她同样一脸迷茫：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迷恋我。当然，多少还是有点沾沾自喜的，这和我纯粹的迷茫不一样。或者说，我是有点心虚的迷茫，我也曾经算是迷恋过不是？但再说回来，也就是有着当时的迷恋，后来张文殊才成为我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当她要离开的时候，我那种感觉，和失去亲人无异。

好，现在再说黄大娟，张文殊的另外一个痴迷者，我们是在张文殊的一次听众见面会上认识的。长发，皮肤很黑，脸上有居多无比的痘痘，风风火火的，像一个摇滚女青年。那时候我已经和张文殊混得很熟了，她见到我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用右手抱过我的头，把我摁倒在地，在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，然后松开手，扬长而去。黄大娟当时就站在我身边，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话筒外的张文殊，顿时傻眼。吃饭的时候她就坐在我身边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你和文殊很熟吗？

我转头看看她，一脸单纯的女粉丝的表情。

是啊，挺熟的，我是她网站的一个板斧。

这个我知道。

黄大娟迅速打断我，可见她的兴趣绝不是在我这个小人物身上。

我是想说，文殊节目给人的感觉很温柔啊，怎么现实生活中像个男孩子一样？

我一听就乐了：哪能有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分昼夜地温柔呢，熟悉了你也就知道啦，文殊私下里暴力凶悍着呢，别说骂人了，你刚才不也看到她对我动手啦，哈哈哈哈哈……

听我说完这句话之后，黄大娟脸上顿时布满一层失望。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话了，至少是有点多嘴，干吗好好地破坏人家心目中的偶像形象呢？

可是张文殊，私底下……怎么说呢……基本上，我和她相处了四年时间，到最后混得烂熟，可以肆意地互相挤兑，甚至只有我知道最多她和许诺之间的故事，还有那些感情烂账。但就算这样，我也经常在对着她的时候有点小心翼翼。张文殊这个人，就算你对她的脾气摸得再透，你也不会知道，她会在一个什么样好的瞬间突然发起神经，歇斯底里甚至当街闹事也是可能的。

这也是和她交往的乐趣所在，你永远不知道她明天会惹出什么事情来。简单来说，我觉得她处在“有事惹事找事”的状态是很正常的，风平浪静的张文殊才是最可怕的。

而黄大娟最大的问题所在就是，后来她一直希望张文殊可以做一个平和生活的人，至少是按照她理想的状态生活。所以我一直隐约等着，张文殊和她真正翻脸的那一天。我觉得她是干得出来的，别管有人对她多好，如果干涉她的自由或是她口口声声寻找的理想，包括那些不靠谱的感情。张文殊随时会咬人，我一直坚信这一点。

我梦见你。

推了推眼镜，没有说一句话。

真是俊朗。还有一点忧伤。

在一个楼梯上，你在前面走。侧过身子让我先过去。

你的表情，淡淡的，但一直在微笑。

梦里，你依然不知道，我一直说的你，就是你。

这样真好，很安全。梦里梦外都那么安全。

谢谢你给我这场梦。

谢谢你来梦里看我。

我每天都把想对你说的话存在手机里。然后过几天时间就销毁一次，从来也没有发给你过。

你会不会因为被人这样暗恋着而感到烦恼？

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当然不会烦恼。

如果可以让你不烦恼，我宁愿永远保守这个秘密。

——摘自2005年11月12日张文殊的《写给某人》